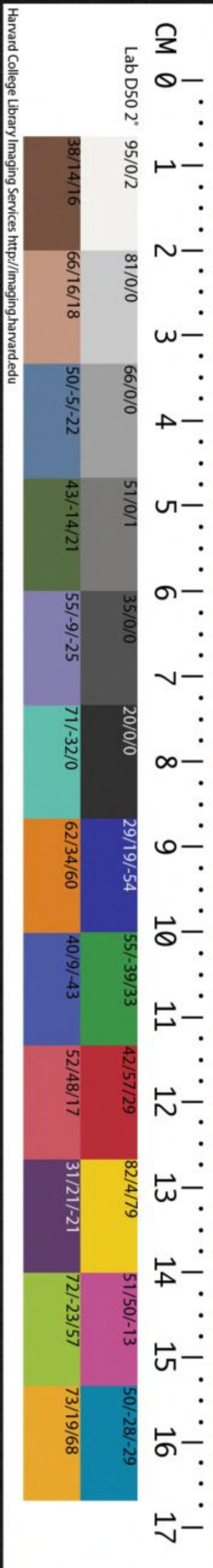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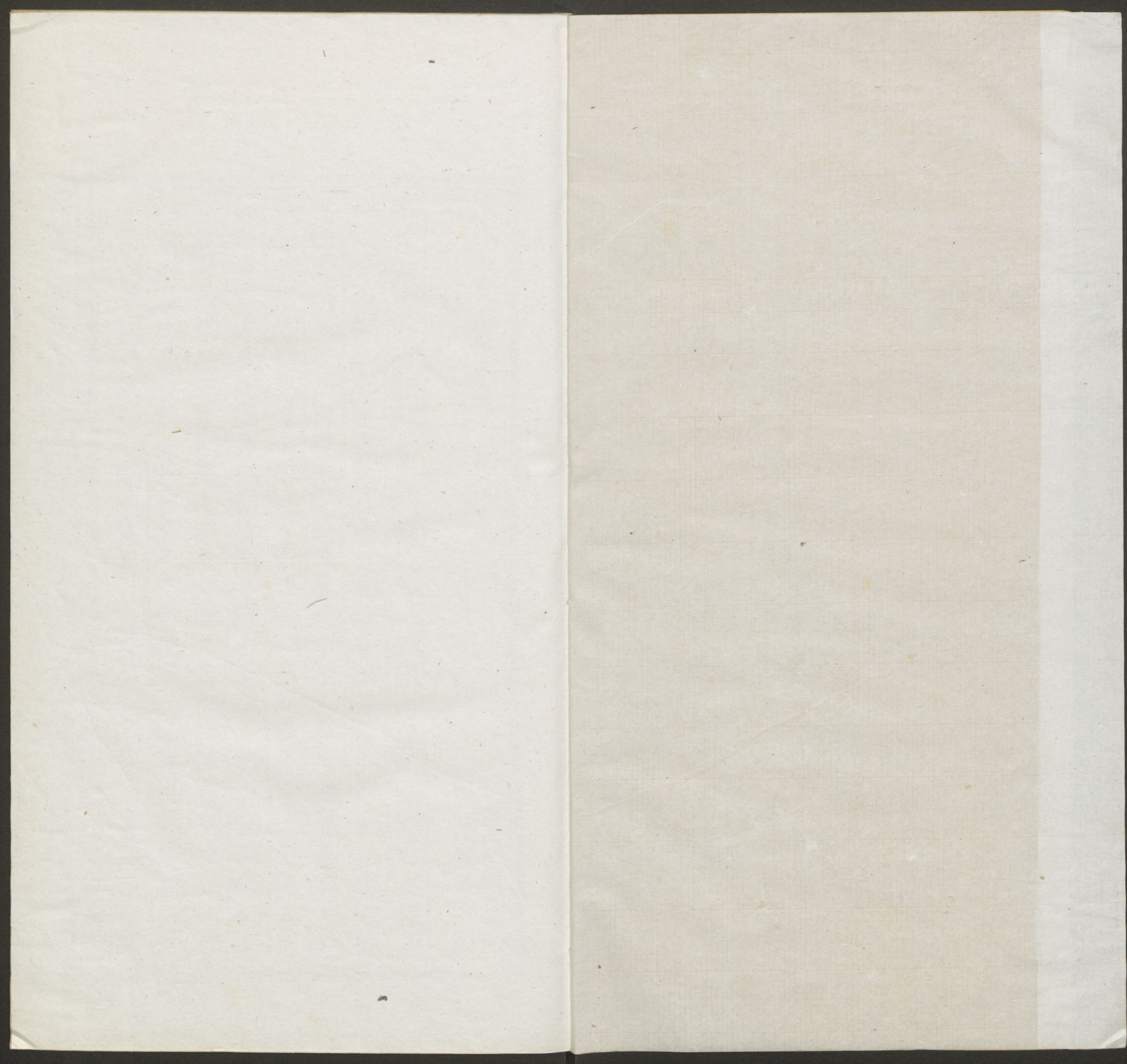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169

T 4664/4244A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十四

去邪

宋孝宗時右司諫王居安論韓侂胄以預聞四傳之
 切竊取大權董
 奴濫殺以新錢慶幸寬裕於官庭期造厚館者集大廟之山蒸樂語
 味微聞神御之所怒慢家禍罪宜萬死以大臣之屬盡取軍國之
 權盡謀侍探惟意是用不恤公議親黨相結取去官不問流品名
 器所為動遠或法竊弄威權妄開邊隙自兵端一啓南北生靈共若
 死餘者弱者填溝壑刑戮兩陣之憂毒人盈野訊天震天軍須百萬
 科撥州縣海內騷然適其罪於人怨神怒感憤油油物盡殫騰而飽
 肯藉制中外用使陛下聞之官舍官室皆其私人莫肯為陛下言夫
 西向共氏世常坐落墮錄其辭之免朝廷取其與相既身之將其策
 至孝宗時居安論韓侂胄以預聞四傳之切竊取大權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十四

去邪

宋孝宗時。右司諫王居安論韓侂胄以預聞內禪之
功。竊取大權。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竄籍於宮庭。剏造亭館。震驚大廟之山。燕樂語
味。徹聞神御之所。忽慢宗廟。罪宜萬死。托以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
權。臺諫侍從。惟意是用。不恤公議。親黨如婢。躡取美官。不問流品。名
器僭濫。動違成法。竊弄威柄。妄開邊隙。自兵端一啓。南北生靈。杜者
死鋒刃。弱者填溝壑。荆襄兩淮之地。暴尸盈野。號哭震天。軍須百費。
科擾州縣。海內騷然。迹其罪狀。人怨神怒。衆情洶洶。物議沸騰。而侂
胄箝制中外。罔使陛下聞之。宦官宮妾。皆其私人。莫肯為陛下言者。
西蜀吳氏世掌重兵。頃緣吳玠之死。朝廷取其兵柄。改畀它將。其策
至善。侂胄與吳曦結為死黨。假之節鉞。復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罪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將誰歸使曦不死。侂胄未可知也。侂胄數年之間。位極三公。列爵為五。外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內則窺伺宮禁之嚴。姦心逆節。具有顯狀。縱使侂胄身膏斧鉞。猶有餘罪。况兵燹未解。朝廷儻不明正典刑。何以昭國法。何以示敵人。何以謝天下。今誠取侂胄。肆諸市朝。是戮一人而千萬人獲安其生也。侂胄既有非常之罪。當伏非常之誅。詎可以常典論哉。右丞相陳自強。素行汙濁。老益貪鄙。徒以貧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徑至宰輔。姦險附麗。黷亂國經。較其罪惡。與侂胄相去無幾。乞追責遠竄。以為為臣不忠。朋邪誤國者之戒。又劾曦外如郭倪。郭僕。竄嶺表。天下快之。

監察御史杜範奏曰。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姦邪。然廟堂之上。奉制尚多。言及貴近。

或委曲回護。而先行巧詞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頌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鏖。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理宗深然之。

侍御史王十朋上疏論文。浩曰。臣聞人臣之罪。莫大於懷姦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誑上。有一於此。罪不容誅。衆惡備焉。其何可赦。臣謹按尚書右僕射史浩。人品凡下。天姿險姦。昔為士人。以權酷犯罪。身幾不免。及試吏州縣。姦賊狼藉。惡聲播聞。浩能以諂佞取容。致身朝列。夤緣遭際。事陛下于潛藩。龍飛在天。躡居政府。浩不知盡臣子之大節。報非常之恩。機巧百端。得罪公議。臣請條其罪惡之著者。有八焉。往歲太上皇帝聞欽宗之訃。痛切宸衷。下詔親征。思雪國耻。知陛下春秋鼎盛。智勇天錫。斷然以社稷付之。深望陛下之大有

為也。浩為心腹之臣，不能以忠自效，乃於義不共戴天之日，首進寢
兵之言，專主和議，以沮大計。蓋欲踵秦檜之故態，為固寵之身謀。此
懷姦之大罪一也。太上皇憤逆亮之渝盟，悟和戎之失策，以疆場之
事付爪牙之臣。大將吳璘等奮身血戰，復秦隴故土。屯兵固守，俟時
投機，縱未能長驅以定中原，亦可以牽制虜人南牧之患。浩既主和，
懼吳璘進取，陰使其黨鼓扇浮議，妄謂虜與西夏協力攻璘，遂從中
制。令不退者斬，遂取十三州之地而盡棄之。將士喪氣，中原離心。誤
彼生靈，盡遭魚肉，不獨棄地，是乃棄民。不獨棄民，是乃棄信。皆由浩
欲售一己之私，而不顧國家之大計。此誤國之大罪二也。浩履歷既
淺，德望素輕，驟居要塗，天下竊笑。於是取國家名器為一己私恩，躁
進之徒，翕然合為一黨，門閥可以炙手。士論為之沸騰。至有嫡子嫡
孫之號，親姪過房之稱。有號密傳心印者，有號正法眼藏者，名居宗

派。布在朝列者，紛如也。昔王莽文竊柄，有八司馬之黨。李逢吉用事，
有八關十六子之徒。浩得時遇主如此，乃欲效莽文逢吉之為人。此
植黨之大罪三也。浩自參朝政，即盜大權，視宰相若無人。待同僚為
不物，人皆畏其凶焰，莫敢誰何。官爵科第，輕以與人。進退百官，悉自
己出。自為右揆，益肆其奸，方欲排擊所憎，驅除異己。會其腹心內潰，
黨與相攻，陛下察其姦邪，知其朋比，收攬權柄，出自宸衷。不然，朝廷
之禍可既耶。此盜權之大罪四也。陛下嗣位之初，首下求言之詔，忠
臣義士上封言事者非一。浩抑讜直之言，不使上達。有佞己者，則以
免解啖之。春闈省試，知舉三人。上體聖心，策問時事。浩疑其斥己，遂
令黨人林安宅追捕，雕匠勒令毀板。三知舉嘗面奏其事，有旨令刊
行。安宅，儉人也。知有浩而不知有陛下，不遵聖旨，而惟浩是從。卒不
許刊。陛下取士之始，而浩首禁程文，何以彰清朝不諂耶。此忌言之

大罪五也。太上皇用天下人望。起舊相張浚。知建康。陛下目付以江
淮重任。擢為樞府。委任之專。不啻若憲宗之待裴度。浩與浚冰炭不
同。且懼其成功。凡有奏請。必多端沮之。初遣史正志往建康。欲沮浚
進取之計。及其既還。遂酌以即官。又目詔百官言事。遂令正志等密
加詆毀。指為許靖房瑄。有識為之不平。此蔽賢之大罪六也。浩凡與
同列奏事。未嘗不留身。退則妄稱聖旨以誑之。浩嘗言。辭免參政。劉
子。未嘗稱祖宗及太上皇之德。退則增加數語以報行。浩之欺君。大
率類此。昔王欽若為相。每奏事。必袖數奏。但出其一。餘則詐稱已得
聖旨。馬知節嘗面折其姦。浩挾欽若之姦。以罔衆。朝廷無知節之直
者。以折之。此欺君之大罪七也。陛下即位之初。以太學生經。太上皇
教養之久。並與免解。浩乃收為己恩。務在籠絡。已而聞諸生議已。遂
深疾之。復加沮抑。嘗於稠人中言。太學有風波。臣對以子產不毀鄉

校。浩曰。某固無他。但上怒之爾。浩近赴景靈宮行香。道由貢院。會太
學補試。士子填壅。鄧王回車避之。聞者欽歎。浩乃作威以逞。為士子
所嘲。既而語人曰。上怒補試喧譁。欲令不考。某以誤其速來救之。浩
善則稱己。過則稱君。皆此類也。此訛上之大罪八也。浩無宰相才。而
居具瞻之位。遇堯舜主。而懷共鯨之凶。陛下方當任賢。以能圖曰大
業。如使浩輩久在廟堂。其可以望中興之治耶。臣願陛下正其罪惡。
竄之遠方。以快天下之心。以為群臣之戒。

十朋又論史浩劄子曰。臣聞人主之職。莫大乎任賢去邪。任賢去
邪。莫先乎信賞必罰。任賢而不知賞。與不任同。去邪而不能罰。與不
去同。古之帝王。能任賢去邪者。莫如舜。舉八元八凱。而相之。取四凶
而流之。可謂能賞罰矣。未聞以十二牧之任。而處四凶于外也。臣昨
日面對。論列尚書右僕射史浩之罪。乞加竄逐。陛下謂今日已罷之。

臣知陛下能去邪勿疑。可謂無愧於舜矣。及宣麻于庭。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輿論咸以為疑。謂陛下雖能去邪。而不能如舜之正名定罪也。人臣得時遇主。未有如浩。不忠於主。亦未有如浩。浩不忠之罪。不可以一二數。臣姑論其大而著者有八。已見前。一。早效秦檜而主和議。可謂懷姦棄德。順而資寇。饒。可謂誤國。名在宗。一。以者。不止八。司馬。可謂植黨。竊天下之柄。不止如王叔文。可謂盜權。陛下導人使諫。而浩鉗人之口。可謂忌言。陛下委任忠臣。而浩百端誣毀。可謂蔽賢。留身奏事。妄稱聖旨。可謂欺君。善則自稱。過則歸主。可謂訛上。八罪有一。且不容誅。浩備有之。其何可赦。縱不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其可以巨藩大職而賞姦耶。臣恐天下未必咸服如虞舜時也。况紹興密邇王都。最為大府。浩昔嘗為屬吏。姦賊著聞。亦何面目見其吏民耶。臣願陛下出臣前章。正其罪惡。褫職名。罷差遣。竄之三危之地。與

天下共棄之。庶使大功不專於舜也。

十朋又論史正志劄子曰。臣聞姦人多謀。能觀時而為進退。當權臣植黨。則必附合以求進。以竊美官。及朝廷清明。則又用姦計而苟免。以逃天憲。熙寧初。王安石為執政。用小人呂惠卿之謀。變祖宗法度。逐朝廷正人。天下莫不切齒。及元豐末。司馬光為相。惠卿自知罪大。為正論所不容。遂丐祠于外。冀脫典刑。時蘇轍為諫官。遂首論其惡。安置建州。天下快之。由是見祖宗時為臺諫者。排擊姦邪。未嘗因其求去而容其幸免也。臣謹按吏部郎官史正志。操心傾險。賦性姦邪。自為士人。時常出入貴人之門。專事交結。及初登科。遂欲求為秦熈之塔。託平日素所交結者賂熈乳媪。使之譽己。秦氏聞而薄之。遂不見納。既而干求時相。而得監倉。善觀時以求進。聞樞密葉義問欲議進取。遂竊吳若江淮表裏論而增損之。自號恢復要覽。以投義問。遂

蘇美庫而得密院編修。為士論所唾。及史浩執政。欲主和議。正志復
變前說以投浩。浩喜其佞己。遂遣之建康。以為說客。欲以口舌沮進
取大計。嘗談兵於張浚之前。為浚所不禮。正志乃妄撰語錄。設為己
與浚答問難難之語。歸以佞浩。浩大喜之。除為戶部郎官。浩與正志
姓同而族異。乃拜浩而父事之。在浩之門。最為用事。故士論有親姪
之嘲。正志既不見禮於浚。遂極口諷之。嘗應詔上書。比浚為許靖房
瑄。聞陛下召浚。懼其不利於浩。唱為浮議以沮其來。時人比之張又
新。今陛下知浩之姦。斷然罷之。知浚之忠。破群議而任之。正志自知
朋比讒慝。得罪於清議。遂力求去。朝廷乃以福建運判與之。正志能
用姦以自免。大類惠卿。求去於元豐之末。臣濫職風憲。苟不論而擊
之。寧不自愧於蘇轍乎。欲乞陛下特發英斷。名正志讒慝朋比之罪。
以正典刑。縱未能行兩觀之誅。亦當薄示三危之竄。庶使元祐清明

之政。復見於今日矣。天下幸甚。

十朋又論史正志。劄子曰。臣昨嘗論列吏部郎官史正志朋比讒
慝。自知罪大。欲逃典刑。力求外補。朝廷以運判與之。是用外臺重任
以賞姦也。欲乞睿斷。正其罪而竄極之。至今未見施行。臣深所未諭。
臣聞唐王叔文以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號召一時有名之士。欲僥倖
而躁進者。並以郎官清要之職處之。相與結為死黨。至譽叔文為伊
周管葛。憲宗鑒國之始。首逐叔文而殺之。其徒皆終身竄極。號八司
馬。元和之治。比迹貝觀。淮西功業。冠出李唐。蓋繇憲宗必於用罰。鏡
於去邪也。臣竊謂前宰相史浩之惡。不減王叔文。其黨與之盛。不止
八司馬。雖非天下奇才。至於撓節以附匪人。懷姦以害公議。則一而
已。如正志者。在浩黨中。尤為親密。出入門闈。蹤跡詭秘。人皆呼之曰
繼拜公。又榜之曰親姪。遂自樞屬驟遷戶部郎。又遷天官郎。使浩不

去則正志必殞。處侍從矣。正志去冬歸自建康。不獨推撼張浚。尤媒孽李顯忠之短。必欲朝廷罷浚而誅李顯忠。以沮恢復大計。非陛下保全而委任之。則忠臣良將身首且不可保。豈復有今日淮甸之捷耶。今國家方欲恢復中原。所賴以激勸者賞罰而已。前日二將奏功。賞不踰時。輿論咸以為當。護慝之人亦宜薄正其罪。今不獨逃司寇之刑。而又以外臺耳目之寄處之。何以慰天下之公議乎。郎曹運判至么麼也。而臣喋喋言之者。非以其玷列宿汗外臺而已。而朝廷之刑賞。公議之是非。是繫焉。伏乞陛下出臣兩章。斷然逐之。以示去邪。勿疑亦足以懲一而勸百也。

光宗時。監察御史虞傳輪對劄子曰。臣至愚極陋。蒙陛下特達之知。擢自周行。寘之臺察。常懼失職。以速罪戾。伏觀本臺彈劾。格應諸路。監司守倅。不按舉部中貪污不法之吏者。覺察。臣昨嘗接奏為知縣

而貪暴不法者三人。區區之意。蓋將欲以警厲其餘。蒙陛下即賜罷黜矣。訪聞似此等輩。寔繁有徒。臣以為蟻虱小。不足以煩汗白簡。繼續天聽。竊惟國家置監司守臣。委之以刺舉之權。果為何事哉。也。坐視貪暴之吏。布列州縣。恬然不顧。其偶為臺臣所按者。百無一二。其僥倖漏網者。固已多矣。其為不舉職。不奉法。豈不負明天子委任之意哉。此無他不蔽於外戚。則專於權要。不憚其納賂。則喜其辨事。曾不思斯民受苦。何所赴愬。天聽益高。有怒而已。臣愚欲望陛下特降睿旨。敕諸路監司守臣。今後州縣貪暴之吏。悉職狼藉。眾跡顯露。有經臺臣按奏者。並以不覺察之罪。隨輕重罪之。庶乎其能以公滅私。奉法舉職。俾貪暴之吏。知所忌憚。不致重貽斯民之害。天下幸甚。

寧宗即位初。吏部侍郎彭龜年上劄。稱仇胄干預政事。疏曰。臣聞

侍從為論思獻納之臣。於天下事無不得言。故歐陽脩為翰林學士。論狄青不當在樞密府。包拯不當為三司使。而不為侵越。彭汝孺為吏部侍郎。論曾鞏不當黜降。韓維為知制誥。論范鎮不當補郡。而不為朋比。蓋知無不言。事無不可論。侍從之體當然也。反是。則阿容苟合。沉默自全。不足為天子近臣矣。臣素無所長。荷陛下擢之庶僚之中。寘之法從之列。二數月間。恩寵狎至。諸臣進用。未有若臣之驟者也。使臣只貪榮遇。則箱口結舌。策為上祭。使臣粗求補報。則犯顏觸諱。必蹈危機。然營已忘君。臣實不忍。輒敢冒昧。陳獻其愚。惟陛下財幸。臣伏見祖宗待外戚之法。遠監前轍。家為周密。不令預政。不令管軍。不許通宮禁。不許接賓客。不惟防禁之使不害吾治。亦所以保全之使全吾之恩也。近者交通內外之禁。固已隳矣。然預政管軍之制。猶未改也。已隳者。固未敢望復之。而未改者。其可壞之乎。臣

伏見知閤門事韓侂胄。乃太皇太后之懿親。而中宮視之。亦尊行也。其人本是世家。慷慨喜事。陛下入踐大寶。侂胄嘗效微勞。士大夫以此頗多之。然日來籍籍皆云。數入禁近。干預政事。臣固知陛下英睿明斷。於天下事無不習練。何資此徒。然陛下進退大臣。更易言路。皆初政最關大體者。其所以進退之由。更易之故。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能知之。大臣或不能言。而侂胄能言之。不知侂胄何以得此。彼其假託聲勢。竊弄威福。顧其術則然。然而天下治亂。君子小人之消長。只在人材進退之間。人君所以審操而自執之者。一旦外戚乃得陰乘其機。簧鼓於外。則陛下總攬之權。恐為此人所盜矣。臣聞元符間。向宗良兄弟止緣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陳瓘抗章劾之。謂自古戚里侵權。便為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于一。若使守令之家子弟親戚。交通賓客。關節無禁。則姦人鼓

舞良民怨嗟。如璿此言。陛下安可不察。臣觀侂冑近日所為。不特如向宗良而已。竊惜朝無陳璿。不能為陛下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尚能逐之使去。後用袁佐。諫官尚能論之使懼。不謂陛下始初清明。有臣如此。而乃無一人出一語及之。則其聲勢可知矣。臣官為侍從。職侍講讀。目擊此人累陛下初政。乃緘默不言。則臣負陛下。昔范祖禹嘗告哲宗曰。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期陛下為令德之主。唯恐有纖毫之失。臣之事君。實慕斯義。况辨邪正。明是非。乃講讀官之職。臣欲於此定陛下取舍之意。決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故不敢不為陛下言。若陛下以臣言為是。則乞黜侂冑以解天下之疑。黜臣以當其怨。若以臣言為非。則臣與侂冑不能兩立。退當屏處以俟威命。

按日記其日因論韓侂冑姦狀甚悉。上諭云。只為是朕親戚用

之。不知如此。奏云。政恐陛下不知。所以言之。遂進劄子。時上亦無怒容。讀劄子訖。因奏云。臣欲論此人久矣。到今方發。政緣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暴。故欲得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如此之易。去小人如此之難。所謂用賢如轉石。去佞如移山。了劉向論漢元帝語。陛下豈可效之哉。因極論君子小人不可不辨。其言甚悉。奏事訖。復奏云。臣既論侂冑。仰犯威嚴。自此當居家以俟威命。上諭云。不須如此。欲退間。上賜之坐。又款曲問及飢民虜使。從容久之。乃賜茶而退。到家申三省。及以劄子白廟堂。次日聞早上宰執開陳之略。上云。韓侂冑是朕親戚。彭龜年是朕舊學。誠是難處。集賢進兩留之說。欲以韓侂冑奉內祠。彭龜年依舊供職。上云甚好。丞相繼請云。龜年性剛。若陛下留之。不如宣引一番。面諭曲折。上云。此人質直。兼

是隨龍舊條五人。一人死。一人丁憂。兩人論罷。只有彭龜年存。有事肯來說。只如此區處甚好。

嘉定元年四月。太學博士真德秀奏曰。臣伏觀慶元以來。柄臣顯制。立為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祿。靡然從之者有年矣。吁。是豈非蠹壞人心之大原乎。是豈非更新聖化之首務乎。臣嘗敬觀國史。竊見祖宗盛時。以寬闊博大養士氣。以廉恥節禮淑人心。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天子曰可。大臣曰否。宰相曰是。臺諫曰非。而不以為嫌。布衣陳時政。草茅議廊廟。而不以為僭。蓋惟恐人之不盡忠。而未嘗惡其立異也。士之自修於鄉黨者。見尊於朝廷。自勵於州縣者。見褒於君上。過人之節。不以為矯。異俗之行。不以為狂。蓋惟恐人之不鄉善。而未嘗疑其近名也。夫是以忠諫之氣伸。而佞諛者不見容。廉節之俗成。而貪鄙者知自愧。其所以扶持國

脉於久安長治之地者。其源蓋出諸此。自王安石蔡京之徒相繼用事。樂趨和同已之論。用險賈士行之人。士有不為利疚。不為勢休者。則目之以好異。目之以好名。挫折沮挫。不遺餘力。波流橫潰。至于崇宣遺親。後君之習成。伏節死義之風泯。其禍可勝道哉。中興以還。深監前轍。培養作成。風俗一變。不幸十數年間。復壞於柄臣之手。蓋其竊弄威權之始。一時諸賢出力與抗。彼自知為清議所不貸也。保固庸回。以為心腹。擯抑賢雋。甚於仇讎。有如至誠憂國。以為忠犯顏切諫。以為直。臣子常分也。柄臣則以好異詆之。設為防禁。以杜天下欲言之口。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矣。正心誠意。以為學。脩身潔己。以為行。士大夫常事也。柄臣則以好名嫉之。立為標榜。以遏天下趨善之門。於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矣。相煽成風。惟利是視。以慷慨敢言為賣直。以循默謹畏為當然。以清脩自好為不情。以頑鈍

古耻為得策。北伐之舉。宋杜安先所繫也。雷同相從。如出一口。而爭之者不數人。胥史皂隸。稍握寸權。則輻湊其門。名義有不暇顧。流弊之極。一至于此。今日改絃更張之初。臣謂當先破尚同之習。廣不諱之塗。朝政得為俾。臣下各盡所懷。而不以立異為可厭。褒崇名檢。明示好尚。俾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以沽譽為可疑。則士氣伸而人心正。風俗美而治道成。更化之務。疇先於此。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臣不勝至願。

八年。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奏乞將新知徽州林琰。寢罷新任。狀曰。臣以非材。誤蒙超除。將漕江左一道。休感責實。在臣視事以來。日夕兢惕。常恐玷澄清之選。孤臨遣之恩。竊見所部徽州。地瘠民貧。曩經回祲之災。舊觀未能盡復。春夏以來。亢陽為虐。雨澤未決。人情憂危。正賴賢二千石。悉心撫摩。庶無流離饑莩之患。今見任守臣趙師端。

除丞太府。下政霍權得請奉祠。日望朝廷遴柬良牧。以幸一方。比覩進奏院報。已差下林琰。琰平生素履。臣不熟知。第聞昔為臺諫之時。頗有交通關節之跡。若子與壻。請曠紛紜。至今都人以為嗤笑。夫身在王朝。至近也。職居言路。至嚴也。以至近至嚴之地。猶徇私弗顧如此。若付之專城之任。寄以千里之權。必將政以賄成。刑放于寵。新安之人。其何賴乎。况今旱菑之餘。正以講求荒政為急。琰嘗兩守偏郡。治聲蔑然。必不能推飢溺由己之心。解百姓倒垂之厄。臣欲俟其到任。然後考察以聞。重惟琰嘗歷從班。州郡將迎。費耗必倍。用敢先其未季。冒昧有陳。欲望聖慈。將琰差知徽州旨。揮特賜收寢。別選循良之吏。惠此凋瘵之民。臣不勝大願。

德秀又奏乞將太平州通判韓楚卿罷免。狀曰。臣竊惟通守之職。所以關決郡條。苟非其人。必至貽害千里。臣近據太平州申通判。

時子懋任滿。新通判韓楚卿已到任交割職事。臣竊見楚卿依憑城社。旁若無人。公檄之日居多。在官之日絕少。由此縣道敗壞。貽患後人。推其源流。蓋自楚卿始。當塗名郡。地望素高。加以旱苗之餘。講求荒政。正賴倅貳得人。相為協濟。如楚卿者。實不堪任。伏望聖慈。將楚卿罷免。或與祠祿。別差作邑。有聲績人。通判本州。實三郡之幸。

德秀又奏乞將知太平州當塗縣謝湯中罷斥主簿王長民鑄降。狀曰。臣猥以駑庸。將漕江左。屬旱蝗相仍。民物告病。朝夕憂懼。寢食靡遑。仰賴仁聖盛明之朝。哀矜元元。蠲租發廩。無所愛惜。飢疲之氓。賴以少蘇。然臣博采衆言。皆謂艱食之日尚長。遂續民命。唯仰二麥。故於八月間。鑄板勸民種殖。且控請于朝。乞撥降錢楮貸民糴糶。復慮報可之命尚遲。亟以本司積管錢一萬貫發下太平廣德兩郡。委自

令佐措置。給借第四等以下耕農之家。文移丁寧。非不切至。意謂近民之官。必能恪意遵行。未幾當塗之民。乃有以給散不公。詣臣陳懇者。及臣以巡察荒政。躬至當塗。而來懇者愈衆。蓋保正縣胥。相為表裏。賄賂苟行。則有以一戶而獲數十千者。囑託不至。則有候伺累日而財得百餘金者。推原其故。皆由知縣謝湯中者身為邑長。略無惻怛愛民之心。視監司行移。漫為文具。始則泛然付之吏手。繼則一切諉之佐官。致使吏姦恣行。無所忌憚。侵移詭冒。色色有之。臣以民訟至多。不容但已。遂將典押陳杞等械送州獄。尋据勘到本縣元承州帖發下官會二千貫。除節次給借人戶外。餘錢四百二十三貫有奇。皆係陳杞等擅行侵用。或以入己。或以供官。甚而知縣料理考任。主簿修造廨宇。亦科縣吏出錢。吏無從出。則取辦于此。臣竊考稽管錢物。非准旨揮。不許支用。臣以憂民之切。不暇便文自營。方自劾于朝。

乞正專輒之罪。而官吏乃奉行滅裂如此。今當舉行荒政之際。若使官吏人人如當塗縣。事事如麥種錢。則凡陛下所捐以予民者。皆將化為烏有矣。嗻嗻生靈。何所依賴。臣除一面將勘到公吏照條施行外。所有通直郎知太平州當塗縣謝湯中不職之罪。實難倖免。况料理考任。乃其私事。輒行科配吏人。致使將官錢侵用。其平時律已。抑又可知。伏望聖慈。將湯中特賜罷斥。使州縣之吏咸知究心荒政。不敢苟簡。庶幾實惠得以及民。實一道大幸。

德秀又奏。乞將知寧國府南陵縣丞李仁任罷黜。廣德軍廣德縣丞馮熹送部與嶽祠。狀曰。臣竊惟邑之有丞。所以協贊其長治。一同之政。若乃狼傲而陵上。昏眊而失職。有一于此。是謂負丞。臣以廉察為官。豈容置而不問。伏見宣教郎知寧國府南陵縣丞李仁任。故參政彥穎之孫。而澄之子也。淳厚端良。有忝祖烈。輕儇淳薄。厥有父風。本

縣去歲蓄傷為一郡最。振飢檢旱。若抹頭然。惟令與丞均當任責。而仁任乃以被檄為名。委其職而去。卧家數月。恬若不聞。呼官離次。已為可罪。近以州郡文移督促。始不獲已。還任。遷怒。宰百端侵陵。自典吏而下。不時粹至其庭。斷以大杖。訊決動至數百。械繫或至通宵。且以知縣妄用官錢。徧申臺府。及守臣張忠恕索曆。驅磨縣家所用。皆有去着。仁任之言。莫非詆誣。臣考諸公論。皆以仁任為不直。遂對移蕪湖縣主簿。冀其少戢。而仁任更無一字遵稟。徑翹然以歸。非惟不有邑長。且不有監司矣。臣所謂狼傲而陵上者。仁任是也。迪功郎廣德軍廣德縣丞馮熹。年迫桑榆。志氣衰落。間嘗攝邑。頗乏廉聲。近以本軍檄往平江。般運制置司對撥米斛。群情嗚嗚。日望船粟之至。而熹乃以黠胥自隨。縱其侵漁。船戶錢物。遂使船戶公為欺弊。盜糶官米。凡七十餘石。當飢民仰哺之際。一勺一合。皆為可惜。熹為監臨官。

不能檢察。以致散失米斛其多如此。豈容逃責。臣所謂昏眊而失職者。孰是也。二人者。一則少而狂。一則老而繆。俱難存留在任。伏望聖慈。將仁任罷黜。統送部與嶽廟。俾凡為吏者。知所戒言。飭實一道。幸甚。德秀又奏乞將知寧國府張忠恕亟賜罷黜。狀曰。臣竊惟天災流行。雖盛世不能免。惟上而朝廷。下而守令。至誠以憂之。盡力以拯之。則民雖不幸而遇凶歲。可使骨肉相保。而無流離。全其天年。而不至殍踣以死。昔人有云。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仁人之於拯蓄。雖髮膚有所不愛。况其他乎。富弼之在青州。存恤流民。如其家之子弟。趙抃之在越。振饑藥病。多出私錢。蓋為君上收元元。為國家固根本。法當如此。臣以駑劣。將漕江東。屬歲旱蝗。民物告病。仰賴陛下仁聖。哀憫無告之民。散財發粟。以鉅萬計。真可謂堯湯之用心。而臣徧察州縣。聞求其至誠惻怛。恪意奉行。者。則何其甚寡。未嘗不仰歎朝廷之至

仁。而咎官吏之不仁也。問者蓋嘗以給貸麥種錢。縱吏盜用。而劾一令矣。又嘗以般運米斛。縱吏為姦。而劾一丞矣。若乃身為二千石。而志不在民。將朝廷振濟之米。指留破用。其罪有甚於二人者。乃獨置而不問。則是纖悉於小官。而鹵莽於大吏也。臣謹按朝散郎權發遣寧國府張忠恕。以輕儇浮薄之資。濟之以陰狡誕謾之術。曩守雲川。汙穢無檢。為憲臣所劾。僥幸獲免。自以為能。及來宛陵。貪恣益甚。開告訐之門。以陰求人過。一詞冒罪。牽連入獄。有辜犯甚微。而遭編竄者。崇聚歛之政。以傾奪民財。極意槌剝。一孔不遺。有逋欠無幾。而遭估籍者。邦人畏之。甚於豺虎。去夏亢陽。種不入土。臣以手書與諸郡。豫講振荒事宜。獨忠恕條畫燦然。本末甚備。臣大喜。過望。亟下其所申於諸州。俾視以為式。居無何。有自宛陵來者。乃言其境內飛蝗塞路。粟直翔貴。州郡恬若不聞。臣竊恠之。何其言之工。而實不副也。近

者循行太平廣德二郡。其地與宣大牙相入。薦紳父老。多為臣言。宣境之民。憔悴尤甚。振卹之事。殊未有倫。傳聞鄰境散錢給米。已至一再。有恨不得為旁郡民者。臣亟馳書提舉常平李道。傳問其故。道傳復書以為宣之六縣。地最大。旱最甚。前後所申最詳。而事最不舉。臣謂道傳此言。實深中其病。而忠恕方且哀類成快。一一記載。若已訖事之為者。臣得而讀之。則虛詞多而實事少。略於給散。而詳於勸分。其間有月濟二日。糶四日者。濟米出於官司。糶米取於上戶。官司所惠既微。而上戶之米。又盡充官糶。不知自餘日分。細民何所仰食。未幾。承常平司牒稱。寧國府昨蒙朝廷撥賜轉般倉。并義倉米。凡十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二石。而本府撥下諸縣為振濟用者。止五萬六千二百四十六石。其餘六萬一千餘石。未見去著。遂行疏問。忠恕雖巧為分擘回申。而氣餒詞窮。不可掩覆。姑撫數項言之。如諸縣合糶入

戶。已將勸分米充數矣。而忠恕復於振濟米內。重疊支破。在城安濟坊孤老。并諸縣乞丐人。已將常平米給散矣。而忠恕復於振濟米內。重疊銷豁。兩獄罪囚。土牢編管等。人并家累。重太官兵月糧口食。州郡自當措辦。而忠恕亦於振濟米內。拘留其他虛支大破色目。非一。猶且攤布不行。復將二千三百七十餘石。指為灰蛙。欠折之數。不思上供綱米。係嘉定七年新收。而義倉米亦近常平司委官覆實。灰蛙欠折。何至若是之多。公為誕妄。一至於此。原忠恕本意。自謂文移眩惑。可以欺人。冀將官米暗行乾沒。不虞道傳單車入境。盡索文曆。鈎校條析。具得其情。倉猝報應。姦狀畢露。蓋其平時習氣。以此為常。當書攫金。無所忌憚。獨不念一郡數十萬生靈。嗷嗷如在溝壑。陛下不借太倉之積。採之於垂絕之中。為守臣者。縱不能有所附益。其忍為侵漁之計乎。且朝廷蓋嘗因忠恕之請。頒祠牒。截綱米。以贍州用矣。

借令經費猶或不足。夫豈他無撙節之方。何至紛飢民之臂而奪之食。其亦可謂不仁之尤者矣。况荒政之行。當以振濟為主。勸分為輔。盖有司不惜官廩以惠民。然後可責富室不私藏以惠鄉里。今忠恕於朝廷所賜。則妄行破用。於民間所有。則根括無餘。形迫勢驅。一切不卹。考諸民詞。有家產僅千錢而勒令認米四百石者。有因公事至庭而罰米數百石者。民間畏其虐。諱止得俛首聽從。据忠恕所申六縣人戶認米凡十二萬八千九百餘石。苟非以無道行之。其能致多若是乎。如涇縣土瘠民貧。所科亦一萬一千四百餘石。忠恕尚怒其少。形之批判。必欲其急作措置。否則縣官按奏。黜責典吏。刺配嶺海。是趣迫官吏使之毒民也。以忠恕之政無善狀。士大夫皆謂豺狼不問責實在臣。而臣獨容忍。久而未發者。尚欲責以拯荒之效。故也。今察其所為。決無可望之理。而春夏之交。青黃未接。正是民飢之時。必待其餓莩累累。死亡枕藉。然後舉劾。其亦晚矣。臣與憲倉二司雖分州措置荒政。然於官吏臧否。則自當通察。用敢不避仇怨。疏其罪狀。以聞。伏望聖慈。將忠恕亟賜罷黜。令提舉司將元撥賜米斛一一驅磨實數。申尚書省。仍乞下臣此章戒勵本路州縣。凡奉行荒政之吏。各當仰體朝廷之至仁。毋效忠恕之不仁。其有沮格上恩。俾澤不下流。坐視民飢。而拯拯不力者。並許監司按奏。重寘之罰。庶幾民命可全。而和氣可召。實一道大幸。

貼黃。臣竊見忠恕以峻急苛暴之政。斂怨於民。去歲之秋。宛陵之士有條民怨十事。以示臣者。盖謂租賦之法。自正數外。一毫不當多取。所以編之版籍。給以牌由。依數輸納。以為一定不易之制。而本府則不然。牌由內明書紬一寸。則科納一尺。明書紬一尺一寸。則科納二尺。明書綿一錢。則科納一兩。至於和買紬絹。

亦將零寸責令盡納整數其怨一也。本府受納夏稅秋苗不用文思斗斛。而私製寬大斗斛。兩歲以來。加增收耗尤甚於前。總而計之。不啻多量一倍以上。受納官隨即申府乞委官般量。將加增收到之數為出剩以獻開場。未幾所收出剩已可補足正數。便行出榜責令人戶重價輸錢以歸府用。其怨二也。人戶輸納去年折苗錢以一石為率。如納私米通用米二石一斗了納。如納粳米通用米二石了納。今年六月十一日以前私米每石八百文足。粳米每石一貫文足。更有官收水脚等錢共五百文。是只合通計錢二貫五百文足。而官司估價每石納成三貫四百五文足。則是每石多取民錢一貫文足。其多收折麥錢大畧亦同。其怨三也。他如公庫既造酒。宅堂又造酒。責令官吏沽賣。以撓奪贍軍正庫之課額。一有虧欠。官負動遭責罰。公吏例行

決配而官吏怨坊場河渡之敗闕者不任興開。虛負官錢無可償納。家既籍沒。身復監留。餒瘠如鬼。猶不釋放。而坊戶怨宗子降生。陳乞公據者逾年而不行。陳乞起支者經年而不予。近又初例坐倉回糴孤遺米。并以酸淡官醞折支料錢。而宗室怨軍人預借春衣錢。每名極支官酒七升。虧折甚多。噤不敢言。而軍士怨中產之家。有目科配。販糶破壞家業。而怨者有為戶長以逼催逃閤稅賦。鬻產代輸。而怨者有無辜遭罹刑辟。編竄他州。骨肉離析而怨者。臣始聞之。猶疑其言之過。尋采衆論。皆謂信然。方陛下宵旰勤民。惟恐一夫不獲其所。而忠怨身在近藩。敢為殘忍以結怨于下。一至於此。臣以按察一道為職。倘不亟加論奏。使忠怨僥幸善罷。或反叨陞擢。外臺耳目其將焉用。此臣所以不敢嘿也。

德秀又按奏寧國府司戶錢象求狀曰。臣竊惟方今仁聖在上。愛養元元。若保赤子。凡百有俸。皆當恪意奉承。使德澤下流。無窮得所。然後無負朝廷為民置官之意。而臣所察州廨。有顯恣妄為貪虐相濟。大吏以虎狼之威。搏噬於其上。小吏以狐鼠之毒。跳踉於其下。輕蔑國憲。荼毒民生者。臣儻不以聞。則為失職。昨據宣城縣百姓施良陳懇知寧國府張忠恕。妄行抄籍家財。本府司戶錢象求乘勢收擄錢物等事。臣亟索府案。并追推吏張翼司戶廳文汪澄送上元縣根勘。見得施良與兄施恭各居歲久。至嘉定三年。施恭與男施耕同充本府軍資庫子。侵盜官錢。事發配籍。其在獄之日。即無一詞。連及施良。其後施耕自配所逃歸。匿於宗子趙通夫舍。屢干施良。丐貸錢物。不能一一盡從。自此浸成嫌隙。又緣本府追捕逃軍嚴急。遂生狡計。以知府張忠恕見揭榜。召人實封告訐。於是撰造虛詞。詣府陳告。稱父

施恭曾有官會七百餘貫。并金釵銀瑗等物。寄施良之家。忠恕欣然。視為奇貨。不待究實。徃差司法前去封籍其家。仍就追施良送獄。當盛暑中。百端鍛鍊。勒令招認。隱寄情辜。盡將財產估賣填償。計其所直凡數千緡。忠恕猶以為未足。復將其婿田產併行沒官。展轉推求。尚且未已。又謂其女不應輒娶宗室。婚嫁數年。且嘗有子。必欲一旦仇離。其為不仁。孰甚於此。臣竊考國家立法。唯胥吏犯枉法自盜賊。辜至流以上者。乃許籍沒。施良家本編氓。初無過犯。雖其兄姪嘗遭黥隸。然異居析產。辜不相及。借使真曾受寄錢物。按之三尺。不過斷罪監償。亦無籍沒之理。况施耕所告。元無實跡。又涉累載。已被赦息。忠恕志在得錢。遂併國家之法令。朝廷之赦息。一切不顧。且自古及今。未聞有止憑告訐之詞。遽將人戶封籍者。亦未聞有先封籍而後追人者。蓋忠恕之心。沉溺貨利。民間訟翹。稍涉錢之一字。便欲攫而

取之。何暇更考虛實。茲借之徒。窺見此指。凡其所欲陷害。必曰某人
臯當罰錢。某人臯當籍產。忠恕一一施行。被誣之民。無能自脫者。如
保正王椿。以受船戶繳引錢四貫八百。為人所訐。而籍其數萬之貨。
竹木牙人劉剛等。以多收商旅牙錢。為人所訐。而罰令納錢三千貫。
諸如此類。非止一端。案牘具存。可以覆視。江東去歲旱蝗。宛陵為甚。
群情洶洶。幾不聊生。為郡守者。方且大開告訐之門。數興羅織之獄。
奪斯民仰事俯育之具。而供其侈費妄用之資。臣所謂大吏以虎狼
之威。搏噬於其上者。忠恕是也。當施良被籍之時。司戶錢象求實受
府檄。估賣其財產。因得挾城社之勢。以行其穿窬之謀。雞鵝孳畜。則
烹之以饗從人。縑帛軟細。則卷之以歸私室。據廳吏汪澄供稱。有未
上帳之物。係象求般去者。拾餘件。如襦縠燭炭。綿錢紙札之屬。是也。
有物重估輕。象求以詭名買去者。數拾件。如縑段衣物。器具之屬。是

也。以至館客婢僕。亦皆紛然收買。名雖酬直。無異白取。獨不念無辜
被籍之家。冤痛方甚。乘時攘竊。豈所忍為。臣所謂小吏以狐鼠之竊
跳踉於其下者。象求是也。忠恕前已予祠。臣不敢更乞行遣。但其違
法毒民之狀。臣既考驗得實。不敢不告于朝廷。遂求以貲入官。人品猥
下。而敢為貪墨如此。儻令僥倖漏網。則繼此塵點仕路。必將益肆其
姦。伏望聖慈。特賜重行鑄罷。永不得與親民并職。曹官差遣。使州縣
小吏。少知所懲。實斯民幸甚。

德秀又奏云。將新知寧國府陳廣壽寢罷新命狀曰。臣伏覩進奏院
報陳廣壽差知寧國府。尋復有旨。趣令之任。臣竊惟江東一道。自晉
宋以來。號為重鎮者。金陵宣城而已。有唐之世。以宣為觀察府。而屬
郡隸焉。肆我孝宗龍飛。陞揭府號。蓋其疆場之廣袤。生齒之蕃庶。地
望之雄重。大抵亞於金陵。故為親王執政。偃藩均佚之地。而自十數

年間。廼有凋郡之目。臣嘗博訪士大夫。皆言此邦本自富實。頃緣郡守不盡得人。或廉隅不亨。而封殖其私。或用度士節。而靡於浮費。故其事體。浸不逮昔。今誠得一潔已奉公之守。行節用愛人之政。源流本末。以漸講求。則財計不患其不充。公私不患其不裕。今若郡守關人。巨意陛下。必將妙選循良。以幸此州。而改命再三。乃得廣壽。貪殘之迹。人所共知。其在臨川。尤為暴橫。清修之譽。惡聞纖毫。白奪之名。交播衆口。近因漕臣之言。斥使去郡。天下莫不共歎朝廷從善之速。而或者猶恨議罰之輕。今曾幾時。遽有此命。夫撫之與宣。雖均為名郡。然其大小輕重。要自不同。使廣壽在撫。以善最聞。其褒遷不過如此。夫既嘗敗績於撫矣。其可復使守宣乎。既不能以善治撫矣。其能以善治宣乎。故自除目之傳。公論籍籍。如出一口。况是邦新罹前守之虐。民之被禍。蓋匪一端。至於開告訐之門。興羅織之獄。無罪而籍

資產。非辜而罰賦錢。善良之家。沿此破蕩者甚衆。自李道傳被命承攝。乃始以次蠲除。斯民浸有生意。側聞廣壽在撫之日。如前數事。色色有之。而其兇暴。尤出忠恕之上。今忠恕甫去。而廣壽寔來。所謂逐虎逢狼。害將愈甚。抑何宣人之重不幸也。臣非不知國家用公。務在含垢過而能改。聖賢許之。然大體可稱。則一青難廢。不幸有過。則自新可期。若廣壽平生屢遭彈劾。起家為郡。當知聖朝杖拭之恩。而貪暴亡狀。廼更甚於疇昔。其不可望其改過也明矣。臣若顧避不言。坐視千里之民。再被塗炭。豈惟下媿百姓。實亦上負朝廷。况今明良會聚之時。進退人材。率采公議。刻印銷印。曾無留難。何所疑畏。而不亟論奏。伏望聖慈。將廣壽差知寧國府。指揮特賜收罷。別選賢牧。以惠一方。庶幾凋瘵之吐。獲遂蘇息。臣不勝至願。

寧宗時。主十朋論林安宅劄子曰。臣聞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名曰

盜儒。此聖人之所必誅。王法之所不赦也。臣謹按前知臨安府林安宅者。其盜儒之雄乎。初令越之新昌。納官妓為妾。則以濫聞。及倅漳州。盜郡將之權。貪墨自恣。則以賊聞。及作廣漕。起羅織之獄。誣陷善良。則以酷虐聞。諂事鄉人朱倬。倬令何溥薦之。而得漕漕。倬雖小人。然於安宅有羽翼之恩。及臺官張震欲論倬。安宅乃手疏倬之隱惡數十事。以示震。倬之罪。人皆可得而言也。而安宅納之。其與呂布事董卓而殺董卓。何以異乎。安宅出入史浩。龍大淵之門。其在都司也。進則見浩。退則見大淵。天府之除。不由正道。物議咸鄙薄之。有從何處來之語。浩與大淵。結為死黨。及二人反目。浩託安宅和之。安宅既欲效勤於浩。又欲獻佞於大淵。遂造其室。為奴。顏柳膝之。士夫傳以為笑。陛下比於經筵。嘗語臣曰。近臺諫論龍大淵專朕求私之。已罷其職。臣言陛下屈已從諫。以天下為公。不私潛邸之臣。社稷之福也。陛下

稱不私者。至于再三。今安宅乃自託於大淵之門。以盜威福。陛下且不私大淵。其肯私其門下士乎。安宅自知罪惡為清。議所不容。乃詐病以求致仕。朝廷既以官觀與之矣。又用計以復留。臣近嘗面奏其姦。陛下即諭宰相令丐祠而去矣。今又必欲朝辭。冀不僥倖復留之計。動用姦謀。以要君父。不顧廉恥。不知進退。真小人之雄者也。或謂安宅之才。可以治劇。然自知臨安以來。初不見其所長。事無大小。皆委於吏。獄訟繁興。而不能決。盜竊公行。而不能治。議者謂不逮前政遠甚。是豈可居彈壓之任乎。陛下斷然罷之。可謂能去惡矣。為安宅者。固宜皇懼。朝聞命而夕即塗也。乃復徘徊不去。不知何所持而敢爾耶。臣欲乞斷自宸衷。正安宅之罪。而竄逐之。以為不知廉恥者之戒。臣與安宅素無睚眦。比日安宅奉史浩意旨。毀省試策題及程文之板。臣以公議責之。即非私怨。安宅聞陛下用臣為御史。即欲求去。蓋

用姦計以鉗臣口。臣前日面奏其姦。即蒙陛下罷而去之。臣已不論列。今聞安宅復求朝辭物議沸騰。咸謂安宅倚恃奧援。不顧公議。故臣不得不論之。願出臣章示至公於天下。

十朋再論林安宅劄子曰。臣誤蒙親擢。濫司風憲。比嘗面奏前知臨安府林安宅姦邪交結等事。陛下即諭宰相令安宅罷職。丐祠而去。臣仰窺聖意。既俯聽臣言。得從諫如流之美。又欲保全安宅。使不繇彈劾而罷。為安宅者。固宜聞命即行。又復乞朝辭。冀姦計得施。欲求再用。臣昨條列其罪。謂即賜施行。今乃聞有旨令安宅內殿引見。臣不勝皇懼之至。切聞仁宗之時。任用臺諫。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臣今論一小人。而不能使其知畏。高何面目居風憲之地耶。安宅前日聞陛下用臣為臺官。即詐為風疾。以求致仕。既已得祠。命下復止。罔上要君。尤足以見其姦詐。今宜即去而復乞

朝辭。才有班次。而遽得內引。是前日之姦計復行也。臣切見近日執政臺諫。以疾求去者。皆放朝辭。安宅何人。而得此隆眷異禮耶。欲之陛下深察安宅姦邪交結之罪。亟賜竄逐。以慰公議。衛涇奏乞籍沒陳自強家財狀曰。臣恭惟本朝以仁厚為家法。以體貌待大臣。三代而下。所莫能及。然其至於朋附以罔上。貪黷以為姦。則竄跡隨之。曾不容貸。豈固為是少息哉。所以振紀綱。厲風俗。不得不然耳。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賈誼亦曰。上設廉耻禮義。以待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夫為士大夫。而至於以寵賂幾敗國事。至不以人類自處。則亦何所不至哉。臣謹按韶州安置陳自強。起自書生。晚叨一第。方為士之時。固已不善慶約。丐貸乞節。素乏鄉曲之譽。蘇州縣得改秩。羊踰六旬。自知遲暮。志在苟得。當姦臣弄權之始。夤緣假館之舊。躡一朝列。致身宰輔。

專事諛佞。持祿固寵。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武臣之平章軍國。祖宗無此故事。自強寧不知之。乃率同列。諷臺諫上章。飾說力請陛下。畀侂冑以呂公著文彥博之任。自強位處其次。底身得所。侂冑既專國柄。自強肆為姦利。舉朝側目。莫敢誰何。傳聞四方。無不鄙誚。都城頻年火災。變異不小。一夕延燬私第。頃刻而盡。天意可見。自強曾不引避。反以被火乞憐於人。餽遺接迹。所獲不貲。人謂曰。祿祝融之相也。陛下念薦舉之不吝。寒暖陸沈。累降御劄。戒勅中外。法行自近。宜以身率。乃首犯訓旨。遍移私書。多取空頭舉劄。旋議價直。隨其人之貧富。與其勢之緩急。有增至三千緡。而后售者。有先受賄賂。而后為之發書者。自強三子。俱非令器。士願士履。貪穢尤甚。交通關節。專事狎遊。人謂將帥蘇師旦。賣其大者。而近下軍職及陞差之類。自強皆二子交互為市。內而職事官。外而監司郡守。亦以賄得有求。學官

者。獻泥金酒器十具。不厭所欲。則卻之。以為高實。怒其薄也。使自強素有廉稱。此物奚宜至哉。有自瓊管以七千緡。而得廣漕者。有自倅貳以六千緡。而連得兩郡者。有以珠翠飾婢妾。而遺其子者。有以五千緡。而得潮陽者。其它殆難以遍舉。繇是金帛充盈。每盈百篋。則諭天府。運以海舶。不知其幾。有幹僕陳宗顯者。本封樁庫吏。自強倚為心腹。冒受福州水軍統領。徇私廢法。大抵類此。近者太皇太后。臣子推慕。自強領使總護。初無勞錫。賚不薄。二子列屬。復叨釀賞。自強宜知止矣。自二子外。其餘辟置。非錢不行。皆有定價。下至牽夫力士。亦必刻削其募。直犒賜之半。此而可忍。夫復何言。逮其因山之回。自知階官已至。特進意。在欲得亞保。詞臣有言。兼有謝深甫。當此。自是始不敢受。尋常辭免制綽。或今回授。或與加恩。謂之貼麻。自強既辭。初望公形怨忿。必欲盡辭。峻拒廷揚之命。不恭孰甚焉。自強本無能為。

敢行不義。徒以憑藉權臣自謂若倚太山。蓋侂胄樂其順從。非自強
難以專擅。自強徇于貨利。非侂胄不能優容。是以蒂結株連。率不可
拔。兵大事也。侂胄欲圖兵柄。以久權任。始猶遲疑未決。自強不能禁
止。反從史成之。諸將敗。糧械喪亡。當荆襄兩淮危急之時。人情怛
懼。幾至不測。朝士從臣有叩自強者。但俛首唯唯。或云太師自有措
置。人知其無益。亦不復問。蓋自強第知徇私黷貨。不以國事為念。夫
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自強之謂矣。幸而虜以糧
乏自遁。自強喜動容色。對侂胄言其自覺心安。知其無慮。夫三邊兵
民。死於鋒鏑。殆踰百萬。自強所當怛然興念。曾是以為安乎。自強自
知通國之人。皆所弗予。乃與侂胄密謀。引用林行可。躡長諫者。倚為
爪牙。令縱其博筮善類。使人無敢議已者。其意殆不可量。二人者為
惡不同。同於誤國。原情定罪。厥罰宜均。臣歷觀本朝宰輔。或以庸常

尸位。或以姦邪被斥。或以朋比獲罪。雖不一端。曾未有貪婪污濁。嗜
利無厭。寡廉鮮耻。如自強之甚者。則又烏可以常理論哉。矧舊比有
可攷者。昔丁謂為相。坐與雷允恭交通。罪狀顯露。初止分司。再貶崖
州司戶。諸子並勒停。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謂雖小人。猶有
才術。自強視謂無能為役。而罪浮于謂。止從竄斥。人謂佚罰。况侂胄
家財既盡。行拘籍。而自強不損其錙銖。反令相載而歸。何以厭服天
下。臣愚欲望睿斷。將自強家財。照丁謂例籍沒。二子姑從鐫降。勒令
隨侍。自強前赴貶。所以為鄙夫患失。貪人敗類。附下同上。誤國蠹民
者之戒。庶幾少快公論。俯慰人心。於維新之政。不為小補。

汪又論太師平章軍國事韓侂胄。右丞相兼樞密使陳自強乞賜貶
竄。疏曰。臣聞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
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

借或釋之者曰。君臣之分。貴賤有常。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權。勇略震主者也。人用則頗僻。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威福由已。由此之故。皆附下罔上。民亦因此而僭差。夫箕子告武王以洪範陳天地之大法。而獨於此諄諄其嚴。凜乎其不可犯。真足以垂戒萬世。且以作福作威而害家凶國禍。已如彼。而况征伐自天子出。聖有明訓。人臣而可專之。以貽患於天下哉。臣仰惟陛下天資仁孝。身履恭儉。率禮守法。畏天愛民。未嘗有一過舉。以韓侂胄獲聯肺腑。久事禁密。見其平時小心畏謹。故每事詢訪。覲有裨補。侂胄所宜銜戴。恩遇勉自抑畏。密勿彌縫。圖報萬分。而習氣膏粱。不學無術。任重。力小。輕躁自用。陛下少加假借。侈然驕肆。竊弄威福。恐人有議已者。乃首借臺諫。以鈐制上下。除授之際。名為密啓。實出已私。而姦險之徒。亦多樂為之鷹犬。夫臺諫之官。使誠出於天下之公選。人主之親

擢。論議章奏。允叶人心。聽之可也。今專植私黨。任用匪人。凡有所言。無不陰授風指。而每告陛下。絜謂臺諫公論。不可不聽。自是威福日盛。無復忌憚。稍有異已。必加擯斥。以人臣而專權擅朝。干分敗常。自知其無所容。乃巧圖兵柄。以為固位之策。不量事實。徒徇虛名。外則締交軍帥。分布邊面。以張其聲勢。內則位置群小。於給舍臺諫。以主其言論。招納亡命。撰造間謀。輕絕和好。遽啓兵端。逆曦之任殿巖。侂胄交通。蹤跡詭秘。人已切議。當孝宗在宥之日。以吳玠世掌兵權。聖慮高遠。吳玠亡恙時。逆曦年甫弱冠。因其來覲。留之禁衛。以繫其心。及玠之死。至易以它將。逆曦在光宗朝。亦不過假守邊郡。侂胄既薦為殿巖。又納賂。以便其歸。復任西帥。付以全蜀。識者蓋已寒心。果挾強虜以叛。人尤不能無疑於侂胄。而侂胄亦何辭以自解。藉曰無他。而虎兕出柙。各將誰歸。以至皇甫斌之敗於唐州。李汝翼之敗於符

離。商榮之敗於東海。郭僕之敗於儀真。郭侃之奉頭鼠竄。僅以身免。將不素擇。兵不素練。輕舉妄動。自取困頓。殆理勢之必然。而所以致此。抑又有由也。蘇師旦起於筆吏之賤。侂胄以奔走之舊。薦進寵用。不三四年。驟躡通顯。凡武臣之建節。非近屬懿戚。元勳宿將。不以輕畀。舉而授之奴隸。昔秦檜居相位。垂二十載。不為不專。假寵使令。如賈璠。丁禔。官不過武功大夫。未嘗處以朝廷職任。而師旦為御帶。為知閤。為樞密都丞。旨至。秉旌鉞。此秦檜所不敢為。而侂胄敢為之。師旦何知嗜利亡恥。固其常態。既為侂胄所親信。遂招權納賄。其門如市。自三衙以至江上諸帥。皆立定價。多至數十萬。少亦不下十萬。暨諸將撓敗。侂胄不得已。稍從黜責。諸將往往退有後言。謂吾債帥而責以戰。將道路籍籍。傳笑境外。遂益有輕視中國之心。師旦旋以敗露。削籍投荒。雖加之罪。而心實不服。揚言於人。謂諸將貨。非所獨

得。蓋指侂胄而言。然則師旦之竄。非專於伸國憲。亦侂胄藉之以自文耳。抑侂胄之專擅。尤有大可罪者。自古國家有大政事。大興作。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禮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豈非兵凶器。戰危事。故謹重如此。今侂胄之舉事。上不取裁於君父。下不詢謀於縉紳。至於為陛下侍從。近臣有不得與聞。同列有不能盡知者。甚至密諭諸將出師之日。偕假御筆以行之外。廷會不及見。已破泗州之後。曲為之說。以罔聖聽。始諭詞。臣降詔。速以遣運。以敗報。皆蒙蔽而諭諸將。第以捷聞。人情凶懼。幾不自保。幸祖宗德澤在人。逆曦授首。虜亦以根之自遁。然而三邊兵民。斃於鋒鏑。困於轉徙。淪於飢餓。死於癘疫。室廬焚蕩。田萊荒蕪。遺骸蔽地。哭聲震野。斯民何辜。而至此。強虜頻年。僉刷皆吾中原赤子。彼唯重其族類。而虐用吾民。光化之戰。至驅魚軍及俘係老

弱幾數千人。填塞濠塹。以渡軍馬。河南之地。十室九空。而兩淮四十餘年。生聚遂成丘墟。是南北數百萬生靈之命。皆侂冑一人殺之也。皇天后土。能鑒陛下之心。雖敵人亦知其非出於陛下之意。是以督府每遣小使。虜帥書問往復。必以首謀姦臣為言。使侂冑本無邪謀。祇以輕信誤國至此。亦當審察事勢。東身請罪。退就貶削。猶有辭於天下。仍偃蹇居位。靡聞懼容。遇邊報稍希。輒為大言。每執已見。則曰。有以國斃。聞者縮首。夫國。太祖太宗高宗壽皇之國。而從侂冑斃之。可乎。方倚腹心。以為臺諫。文飾姦言。謂之一人心定。國論以禁異議。怙終不悛。殆將罔測。夫以侂冑本以庸闇無知。養成姦惡。得罪天地。得罪祖宗。得罪舉國兵民。納侮夷狄。孩提孺子。口皆能言。心無不怨。而劫於積威。曾無一人敢為陛下言者。賴陛下覺寤。出自英斷。特降御筆。處分。且蒙聖恩。不以臣孤遠。亡似。權長憲府。臣雖見具控免。而

已入供職。敢亟舉其專權誤國罪之大者言之。其他罪惡。擢髮不足。以數。未暇枚舉。如陳旨強者。昏老庸繆。本無寸長。可取。徒以嘗假館。於侂冑。繇州縣小官。數年間。汲引拔擢。致陛下過聽。用為次相。阿附。充位。不恤國事。不遵聖訓。中書機務。唯唯聽命。一無可否。侂冑曰。兵。當用。自強亦曰。當用。侂冑曰。事可行。自強亦曰。可行。每對客言。自強。受恩之深。只得從順。然則從之者歟。自強之罪。亦不可勝誅矣。若其。貪黷無藝。政以賄成。鄙猥之狀。言之幾汗。口舌。臣亦未暇悉論。伏望。陛下詳覽。臣奏。將侂冑自強。重賜貶竄。以答天人之願。以釋兵民之。忿。以彰有國之典。以慰死者之冤。使敵國聞之。必諒陛下本心。將士。聞之。必為陛下戮力一戰。忠義聞之。必為陛下奮發而起。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涇又論韓侂冑鑿太廟山及婢妾僕隸封叙官爵及公盜太皇殿金

帛狀曰。臣昨日奏疏論列。韓侂胄專權誤國等事。恭想已蒙睿旨施行。方陛下奮發英斷之初。萬姓呼舞。咸以手加額。喜於復見天日之清明。足見人心無不聳快。其它罪惡。人言尚且藉藉。今餘列一二。如后。一稽之禮律。宗廟至重。太廟者祖宗神靈之所御。雖一草一木。猶為御蓋。所以盡恭敬也。侂胄人臣。寧不知此。廟後山林。既稱禁地。自來不許樵採掘鑿。侂胄惑於術士之說。謂其地形勝。每遇興造。必獲福利。自是窮極土木。終歲不休。砌造亭館。種藝花卉。日爭游燕。三二年前。臣雖在田野。每有人自都來。輒言每遇宴集。望太廟之山。燭炬熒煌。蕭鼓喧闐。歌呼之聲。達于通衢。觀者莫不嗟息。凡居民起造樓屋。臨視鄰家。法猶不許。而侂胄乃以亭館下瞰太廟。於禮安乎。欲乞聖旨。行下臨安府。日下先將山上亭館盡數毀拆。花卉盡行除去。補植松杉。仍申嚴禁。採掘鑿之禁。貴有常尊。禮亦異數。夫人嬪御天

子而後有之。今侂胄處人臣之極位。合避嫌疑。乃敢以婢妾之賤。求封號。至郡國夫人。僭擬宮闈。月有常廩。倡優后飾。賈誼見於痛哭。流涕之言。而侂胄以倡優僭受封號。干請宣押。俾與內宴。至與妃嬪雜坐。人臣而有此禮乎。臣欲乞睿斷。將侂胄四婢追毀。告命其服用金玉珍寶等。皆宮禁所得者。並與拘收。放令逐便。其群婢凡有安人恭人等。封號者。悉行追奪。一衣章之罷。以勸有功。均號名器。武臣任至將領。或賜金帶。皆為榮寵。今侂胄盜竊威福。多以名器私其親屬。或有可言者。乃至其家僮僕。及內侍私名。幹人有官至大夫。職為將領。及御酒庫等差遣。如黎懷義。鄭中錢錡。已順田邦直。不文質等。及李夔家奴。嚴監門者。或曾賜帶。或經兩賜。名器僭濫。莫此為甚。臣欲乞睿旨。令所司追究。逐人元補名目。因依除元係父祖。及蔭及實有軍功。補授人許給。還元官外。其餘官資差遣。雖作御前。及親屬名色。

並與追毀。其未帶悉行追納入官。仍各將家業抄估。聽候施行。臣
昨所奏分盜太皇殿金帛王瑒等。今聞有內侍吳回者。尤為巨蠹。尤
壽慈殿事務。皆所專輒。分盜金帛。悉出其手。自盜特多。臣切惟太皇
太后帑藏所儲。皆兩朝奉親之禮。太皇方寢疾之際。不立國家。念及
軍旅之費。以助支遣。吳回身為巨璫。受國厚恩。職居禁衛。獨不仰體
聖意。方驪馭上僊。臣子推慕之時。忍為盜竊之計。豈復人理。欲乞睿
旨。將吳回李爽等送所司。削奪官職。分竄嶺海。仍籍沒家財。以充橋
軍之用。使三邊將士聞之。必知激勸。右上方件四事。雖未之以盡。臣
之罪。然公論未厭。不容緘默。冒昧煩瀆天聽。伏乞睿斷。速賜處分。
臣又論姦民猾吏。狀曰。臣竊惟國家法令。非不詳盡。州縣奉行弗虔。
猾吏姦民。相輔為虐。善良受弊。無所赴愬。此蠹害治之大者也。臣伏
見孝宗皇帝即位甫閱三月。內出寬卹十八事。條畫纖悉。燦然備具。

洞燭幽隱。曲當事情。欺偽不容。姦猾知懼。一時頒行。中外呼舞。二十
八載之間。所以結人心。固邦本。抑有助焉。惟是比年以來。因循玩習。
視為虛文。臣嘗攷求大略。實多切於今日之務。未暇徧舉。姑以治私
販。鞠盜賊。姦民挾詐。以污善良。猾吏並緣。以徼賄賂。二者之弊。尤切
於民者。為陛下陳之。蓋私販盜賊。無非鄉村之惡。少亡賴。必有大姦。
巨猾為之囊橐。常時既與固結。緩急相為表裏。一旦敗露。縱如窮治。
迄莫肯言。方藉其營救於外。以為異日之地。而善良之民。粗安衣食。
素無交涉。徒以平日彊賣不售。假貸無時。圖復私讎。陰受指教。或謂
資給停着。或謂同黨分贖。官非其人。付之吏手。惟意所欲。妄行供稱。
獄吏利於請求。不究虛實。株連枝蔓。追呼煩擾。肆其溪壑。既厭所欲。
卒從末減。有司或不加察。無辜反抵深文。間有一二僅能自明。而誅
剝之餘。家已破矣。姦民復出為患。益無悛心。獄訟繁滋。所在皆是。蠹

楚之下。何求不獲。冤枉之聲。聞於道路。豈聖世之所宜有耶。臣恭
惟陛下嗣服以來。發政施仁。率繩祖武。每聞民間利病。罷行恐後。顧
州縣吏不奉法。敢為民害。有如前所陳者。安可不加禁戢乎。臣伏願
陛下特降睿旨。檢坐紹興三十二年寬卹詔條。申嚴約束。俾州縣各
務遵守。內委御史外委諸路監司。糾其不如令者。必罰無赦。庶幾姦
猾革心。善良安業。刑得其平。獄無冤濫。亦足以感召和氣。災沴不生。
其於仁政。豈為小補。惟陛下留神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十四

楚之五刑水不流...
惟陛下...
州縣吏...
陛下...
醫...
其...
其...
其...
其...
其...

醫...
其...
其...
其...
其...

